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隔着竹帘儿

看见她

林海音

经典作品

013334166

I267
2057

隔着竹帘儿看见她

林海音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北航

C1641457

I267
2057

001483810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2-714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隔着竹帘儿看见她/林海音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3

ISBN 978-7-02-009717-3

I. ①隔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455 号

责任编辑:陈建宾
特约策划:陶媛媛
装帧设计: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56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.375
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09717-3
定 价 28.00 元



余阿勋(右)与何凡、海音在东京(文见《“牧童阿勋”》)



胡蝶年近七十时，依然丰采迷人。
(文见《遥念胡蝶》)





楚戈与席慕蓉（中）共同为邓禹平（右）的诗集
《我存在，因为歌、因为爱》画插图。
（文见《海天永隔故人情》）

沉樱在她自盖的小木屋前





邱七七和高堂老母沈迪华女士

(文见《邱七七和高堂老母》)



一九九一年於梨华返台与
海音在台北见面

(文见《“野女孩”和“严肃先生”》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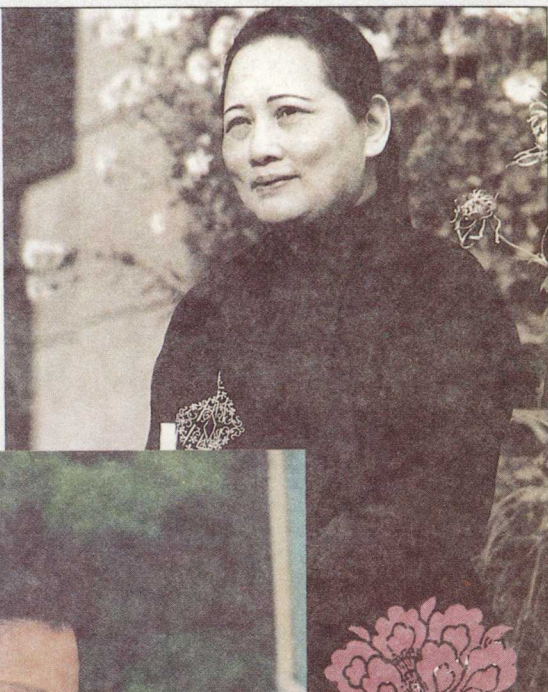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群：（文见《雷震亮相及其他》）

吴鲁芹	夏道平	夏济安	刘守宜	雷 震	何 凡
周弃子	郭嗣汾	彭 歌			
宋 英	琦 君	潘人木	孟 瑤	林海音	聂华苓

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宋庆龄



白杨以望七之龄在电视剧《洒向人间都是爱》中扮演宋庆龄，每次化妆均需两个多小时。

（文见《演艺生涯半世纪的白杨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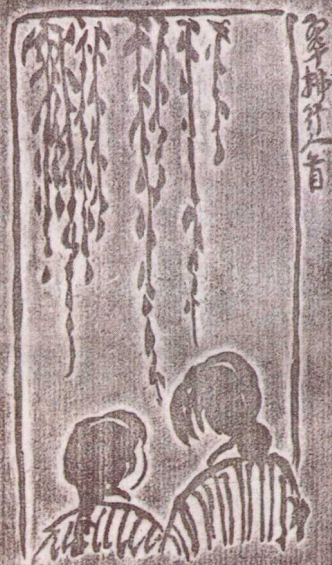


叶瑜荪送给海音的三层雕刻臂搁
(文见《艺文二三事小记》)

孤山寺北曾亭西水雨初平空脚
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
啄香泥亂花欲迷人眼歲草煙能
侵馬蹄最愛胡東行不足綠楊津
裏白沙堤

葉瑜荪書

海音前輩清賞石門吳瑜荪敬刻



苏雪林

(文见《她今年九十五岁喽!》)



海音探望病中的老师成舍我
(文见《一生的老师》)





萧乾八十岁与文洁若

(文见《亮丽且温柔》)



三人同学会，左起：
余慧清、海音、白杨。

(文见《一甲子的同学会》)

原序

朦 胧

1

大众传播学里有一条重要的原则：“人，最有兴趣的对象就是人。”

文学，不管什么体裁、什么形式，也终归都是以“人”为中心。所有的文学家，无论是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或别的什么家，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人生的热爱，对人的关怀。离开了这个，世间无所谓文学。

林海音女士的写作生涯，从新闻记者开始，以《城南旧事》和《晓云》那样的小说扬名，创办《纯文学》月刊和出版社。她喜爱新闻记者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工作；她喜爱小说创

作,可以为之废寝忘食;她以奉献的精神办出版事业,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了最佳服务。

可是,她最有兴趣的,也最为关心的,还是人,各色各样的人。她的先生,她的儿女,她的朋友——真是交游满天下,三教九流,无所不容。她有一种亲和力,让男女老幼的各色人等,都喜欢跟她谈心。

《隔着竹帘儿看见她》,很俏皮的书名;其实,这是一本以“怀友”为主的文集。隔着竹帘儿看到的,不只是一个“她”。

2

二十世纪最出名的传记文学家斯特拉齐(Lytton Strachey),写传记时恪守他自订的三大信条:第一,文字要清晰简洁;其次是态度要不偏不倚,追求真相;第三是要富有自由的探索精神。因此,他能为传记文学开拓一片新境界。他的特长是,从千头万绪的史料中,抽丝剥茧,提要钩玄,像炼金术士一样,弃糟粕而取菁华,笔底英豪,栩栩如生。

但有人说,斯特拉齐局限于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态度,他透过文学的形式来观察人生,往往扭曲细节,使得主角变成了卡通化的人物。很生动,却未必真实。

海音写的不是宏篇巨制的名人全传，而只是某些当代人物——绝大多数是文学作家、知识分子与文化人——的一个侧影或浮雕，当初在报端发表，篇幅有限，每个人平均不过是三两千字。但是，每一个人都具不同凡响的经历，每一个人也都留下了可思可怀的心血成就。

海音就是以清晰简洁的笔墨（这本来就是她写作的特色），公正求实态度，和自由探索精神，去勾勒这些人物的面貌与心魂。

书中的二十来位先生或女士，大都与文学、艺术和新闻有关，而且和海音有深切的感情，所以她写来便有与众不同的风味。

像高龄九十有五的成舍我先生，当年在北平办报，又创设北平新闻专科学校，“虽然初办只有百把个学生”，海音是其中之一。舍老的言教身教，对海音影响深远，是“一生的老师”。

又如著名的影星胡蝶、白杨，都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味的大明星，前者是海音中年的挚友，后者是初中时代要好的同学。

老一辈的人物，像苏雪林，像萧乾和文洁若夫妇，像王寿康，像蒋彝；年轻一辈的，像余阿勋，像王正方，像秦家骢。每个人都有一些感人的特殊遭际，形成了动乱的大时代中不凡的特色。

我读起来深感兴味的，是京剧名须生余叔岩的女公子余慧清，写她父亲生平逸事的文章，和海音“一甲子的同学会”——北平春明女中的三个同学，余慧清、白杨、海音，隔了六十年之后居然又能

重聚一堂。这样长久的分别,已超过了杜甫所谓“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”;再想想在这一段岁月里中国人所经历的种种风波和磨难,更不止是令人叹息怅惘,临风涕泣了。

3

在全书中,分量最重、篇幅也占得最多的,是有关女作家沉樱(陈锺)的文章,从《念远方的沉樱》,到《最后的沉樱》,记录着她们两人之间大半生的友情。

从某些方面说,海音与沉樱两个人的性格和经历,都有绝大的不同。人与人之间的情分,也许都要归之于一个“缘”字。

海音的性格爽朗开阔,处事明快,她自己主持出版机构,又参加许多文化活动,不但剑及履及,而且当机立断,很有所谓“现代女性”的霸气。沉樱则偏于内向,轻言细语,除了专心写作和教书之外,似乎与世无争,不食人间烟火。

可是,从另一个角度观察,海音内外兼筹,相夫教子,家庭生活极为圆满,可说是传统型的贤妻良母。沉樱则外柔内刚,爱憎分明,在婚姻生活上曾遭遇两度变故(先和马彦祥,后和梁宗岱,都告仳离),飘然远引,一旦袂绝,便独力抚育儿女成人,在四五十年之前,这样的刚烈性格,可说是独立性的女界先锋。

海音和沉樱这些立身处世相异之处，几乎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；可是，她们却是几十年的莫逆之交。沉樱对海音的信托，海音对沉樱的关注，在友侪之间成为美谈。沉樱的许多译著，开始是由海音为之安排，而引沉樱进入出版界。但最后沉樱的散文全集《春的声音》，则是由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为之编辑出版。这本四百多页的书出版后航空寄到美国时，沉樱已经是弥留状态。

海音说：“我能在她生命的最后，把她在台湾的文学、友谊、家庭生活做个总结，于心已安。”所谓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，友道之厚，着实可敬。

在沉樱去世之后，从彼岸辗转发现了沉樱和梁宗岱分别四十余年之后的“最后通信”。这一对“文学怨偶”的离合，虽然不像徐志摩或郁达夫诸人的事迹那样腾扬众口，但在饱经颠沛之余，各自都能有所成就，正如沉樱所说：“人间重晚晴……我们都可说晚景不错了。”

沉樱给梁的信中说，“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，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。”榆桑晚景，去日苦多，这已是无爱无恨的超拔境界了。

这几封通信的披露，不仅是文坛史料中的一束重要补白，也让后之来者——无论识与不识，皆能体会到他们的相知共识，是多么珍贵而难得。

沉樱的散文醇雅有致，译文更是融通传神，茨威格的作品，特

别是《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》，几乎每个喜爱文学的人都读过，感人至深。

照我猜想，海音的书名《隔着竹帘儿看见她》，虽是取于歌谣，但无意有意间也有怀念沉樱之意吧。

书中的人物，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都与沉樱呼吸过同一时代的空气。虽是各成独立篇章，但是，读竟全书，我不免想到孔子立川上的喟叹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

人世种种，无常无住，没有什么一定是永恒不变的。悲欢喜乐，转眼成空。身前身后的声名事业，说来也仍是虚空。尽管如此，凡人总是为此想不开、看不透。

若真的一切都想开了、看透了，到了四大皆空的境界，人生也就不成其为人生了吧。某些烦恼、某些忧虑、某些遗憾，都是避免不了、也不应回避的。

如是，我们就“隔着竹帘儿”看下去吧。从这些熟识的或陌生的、亲近的或遥远的人与事之中，更加参透了人士的无可如何。

有些悲凉，有些寂寞，但仍皆归之于可亲。这便是海音作品之魅力。

自从《城南旧事》被改编成电影，且得了亚洲影展的大奖以来，林海音的大名在海峡两岸同样的响亮。以一个原籍台湾苗栗、出生在日本大阪、成长在北平的作家和出版家，林海音在目前这样的